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正月初四下午，一家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母亲从屋里端出一只竹匾，里头摊着洗净的荸荠，紫红紫红的，果皮风干有些起皱了。母亲坐下来，一颗一颗地削皮。荸荠的皮薄，轻轻一削，便露出里头雪白的肉来。母亲削得很仔细，连带那边圈硬皮也剔干净，才递给我们吃。

咬一口，清甜爽脆，汁水满溢。荸荠的甜，是江南的甜，带着水乡的气息。围坐的人多，你一颗，我一颗，母亲削皮忙得不亦乐乎。

想起小时候，大人总告诫，荸荠、菱角，这些水里头的东西，要煮熟了吃，不然肚子里会长虫。我后来知道，这不是吓小孩子的话，水田里确有寄生虫，生吃多了，容易闹出毛病。可乡间的人哪里忍得住。萝卜刚从地里拔出来，番薯刚从泥里掏出来，用手搓几下，就放进嘴里啃了。荸荠挖出来，洗洗泥，讲究一点的在衣角上擦两下，也往嘴里塞。菱角也是。采菱的盆子漂在水面上，一扯就是一串红菱，剥了壳就吃。菱角和荸荠都是脆生生的，滋

荸荠帖

周华诚

味好极了。

这让我想起潮州的鱼生。那年夏天去潮州，朋友带我吃鱼生。鱼片料理得极好，薄如蝉翼，铺在竹筛上。鱼片入碗，与蒜泥、辣椒、芥末、花生油一通搅拌，随即入口，噫！鲜甜滑嫩，全无腥气。我一面吃，一面想起医生的告诫，说淡水鱼有肝吸虫，不可生食。朋友笑了：“我们潮州人吃了多少年了，也没见怎么样。你去医院看看，消化科医生下了班，白大褂一脱，换上便装，也去鱼生店排队。你要是问他，他肯定告诉你淡水鱼生不能吃，可他自己照吃不误。”这话听着像玩笑，细想却有几分道理——人总要在规矩之外，留一点小小的任性，才觉得生活有意思。倘若因为有风险，什么都不敢试了，那人生要无趣得多。人世间就是这样，充满了风险，风险本是常态，只是风险面前，人与人的差异，也就显现出来。

如今市面上，有所谓的三文鱼，也有这般尴尬。真正的三文鱼，是大西洋深海里的鲑鱼，肉质肥腴，可做刺身。可后来有了虹鳟鱼，养在淡水里，模样和肉质相似，商家便拿来充作三文鱼卖。虹鳟生吃，便有寄生虫的风险。于是有人愤愤，说这是欺骗；也有人不以为意。我想起在老家常山县，当地著名的良友酒家，有一道著名的醉虾，那是真正的淡水活虾。玻璃碗端上来，活蹦乱跳的虾，用白酒、腐乳、辣椒一呛，闷一会儿，揭开盖，有的虾已醉倒，有的却还在跳着。夹一只入口，酒香扑鼻，虾还在弹跳，一口下去，吃得人心醉神驰，欲罢不能。那是县城里几十年的招牌菜了，后来不知怎么，渐渐不见上桌。大约是卫生部门管得严了，又大约是食客们胆子小了罢。

丰子恺在《吃酒》里写过一段，说他在西湖边看人钓虾，那钓虾人蹲在岸边，用饭粒做饵，钓上三四只大虾，就收杆，说“下酒够了”。他拎着虾走进岳坟旁边的小酒店，叫一斤酒，不



郑辛遥
愿倾听是一种善良，能过滤是一种通透。

叫菜，把活虾用钓丝缚住，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一浸，虾就红了，蘸酱油下酒。丰子恺写到这里，感叹道：“我看他吃菜很省，一只虾要吃很久，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。”我读到这里，心里痒痒的，觉得这虾一定美味极了，而吃酒也当与这样的人对饮。

母亲还在削荸荠。竹

匾里荸荠渐少，皮渐多，阳光照在我们的身上。那阳光真好，父母兄妹围坐，孩子们追逐打闹，鸟儿们在柿树枝头鸣唱，蝴蝶在身边飞舞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世间最踏实的事，莫过于坐在院子里，吃母亲削的荸荠。荸荠的清甜，实在是绝美滋味，至于那样那样的小担忧，便实在不值一提了。

小雪那天，文友十多人结伴崇明游。在长江入海口，我们走上丁坝。正是潮满时分，江天茫茫，迥无际涯。海天相接处层次分明：蓝蓝的天，乳黄色的水。就近浅水处，野鸭、鸕鹚等正踱着方步觅食，偶尔鸣叫一两声；远天里，各类候鸟结伴而来。此情此景，“觉宇宙之无穷，识盈虚之有数”之感顿生。

霜天雁一行

汤朔梅

与我们同行的护鸟人金伟国给我们指认着。种类太多，只记得大雁、野鸭、鸕鹚、小天鹅。老金六十岁开外，属牛。常年日晒海风吹，敦实的身躯，黑黢黢的脸，一口崇明本地话。别看他这样，却是个响当当的护鸟人：全国劳动模范，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鸟哨”代表性传承人。他的这些绝技，与他一辈子跟鸟打交道有关。年轻时，老金跟着父辈捕鸟为生，他不仅学会了模仿各种鸟类的鸣叫，更熟悉了它们不同的习性。他会多种捕鸟法：用翻网抓，用七步金毒，用媒鸟诱。然而，风里雨里滚打，生活依然艰辛。上世纪末，崇明东滩湿地成立保护区，老金和他的同行身份发生了转变，由捕鸟人，成了湿地上的护鸟人。

火烈鸟，懵懂着被雁群裹挟到东滩。这是极罕见的。消息一传出，引来许多鸟类爱好者。还有一次，地中海区域的鸟类保护组织，捕到一只白琵鹭，看脚圈上网一查，是崇明老金他们放飞的。白琵鹭走这样的线路难得。说到这，老金自豪满满。既然老金是“鸟哨”传人，我们叫他露一手。不远处有觅食的野鸭、鸕鹚，还有些沙禽。老金于是用口哨吹，用双手罩在嘴上，将食指拇指放在口中。模仿出各种不同的鸣叫声，或短促，或悠扬；或尖利，或婉转。简直是另一个学艺的洛桑。听到哨音，那些鸟不再觅食，而是同声相求，伸长脖子应鸣。

老金看着远天一拨掠鸟群，遗憾地说，太远了，它们听不到。即便听到，也不会理你，因为它们正急着找投宿的地方，要等到早晨它们醒来后觅食才行。他是个健谈的人，饭桌上借着酒，聊起捕鸟、护鸟经，如数家珍。

孟瀛农庄，临近长江边的东滩湿地。一大早，我就被树林里的斑鸠、棕鸟吵醒，便起来呼吸纯净的空气。太阳刚跃上树梢，未晞的霜露蒸腾起薄雾。霞光晕化在雾气里，林梢与大地宛如水墨画。高天里，一群大雁正排着“人”字往南飞。它们迎着高空的寒流，扇动着柔韧的翅膀，朝心中的远方不紧不慢地飞着。雁阵远去，我怅惘地望着天空，想起了那句诗：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，但我已飞过。这时从东滩江边方向，传来各种各样的鸟鸣。我能分辨出，那里有老金略带沙哑的鸟哨声。

一个人一生能专做一件事情是幸福的。譬如老金，从捕鸟到护鸟。虽然在常人看来，那是年复一年的枯燥的生活，而他却乐此不疲。我们相信，他的事，鸟儿知道，这片湿地也知道。

护鸟的首要任务，是守护住保护区，防止偷猎。多少年来，捕鸟作为一些人谋生、打牙祭的手段，每年不知有多少鸟类殒命在迁徙途中。鸟是有灵性的，自从有了保护区，种群就多了起来。鸟多了食物不够，他们还肩负给候鸟投放食物的责任。更重要的是观察记录鸟类的种群和数量，给它们戴上脚圈做上标记，与世界候鸟组织联合，观测鸟类迁徙的线路。

初冬，鸟儿从北极、西伯利亚飞来，一小部分留在湿地保护区越冬，大部分稍作栖息，补充能量后再南迁。飞往南亚、澳大利亚等地。有一年，居然有一只亚成年

七夕会

人的一生，会有很多缘。有些缘，如风吹过，了无痕迹；有些缘，却像在心里扎了根，虽已过去多年，不经意间想起，仍觉得暖暖的。我与狗的缘，便是这样。

第一次与狗结缘大概是十岁那年。那时，邻居家养了一只土狗，我每天放学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墙头上看它。我太想要一只狗了。缠了姥爷姥姥无数遍，他们终于点了头。姥爷从朋友那里抱回来一只刚断奶的小狗，小小的，毛茸茸的，眼睛湿漉漉的，像两颗黑葡萄，我高兴极了。可能我没有养狗的经验，加上它刚离开母狗，到了一

个陌生的地方，害怕了，夜里一声接一声地叫。第三天我只好同意姥爷把它送回朋友家了。

再次与狗结缘是2008年，我在广州工作。一天，我约了两个朋友去爬山，山下的路边有几户人家在摆摊。一对卖菜的老夫妇面前，蹲着一只小白狗。我从它身边走过，只是随便看了一眼，并没停下脚步。那狗却忽然抬起头，摇着尾巴，朝我跑过来，一路跟着我多山脚下。我在山顶玩了两个多小时，回到山下时，它又摇着尾巴朝我跑来。老婆婆笑着对我说：“这狗跟你有缘啊，它叫思思，是我家的，平时也不怎么管它，由着它到处跑。你要是喜欢，就把它带走

吧。”我低头看看那只狗——它正仰着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。我没有犹豫，把它直接带到了宠物店，洗澡、打针、驱虫。它从美容

缘

海洋

台上跳下来，抖了抖身上的毛，真是一只很漂亮的小狗，我蹲下来，它就往我怀里钻。

珠江边有一条长长的步道，傍晚后很多人都在这里散步。我牵着思思慢慢走着，走累了，我就坐在江边的长椅上，思思也趴在我脚边，安静地看着江水。但它不知道，我只能陪它五天了。广州黄埔大道上有一家东

北菜馆。老板是我的老乡，人实在。我把思思的情况说了，老板爽快地答应了：“行，放我走吧，有院子，让它跑跑。”我把思思带到菜馆，老板接过牵引绳。思思回头看了我一眼，还是那样眼睛亮亮的，我摸了摸它的头。

从此，我每周都会去吃东北菜，主要想去看思思。第一次去，是一周后。我推门进去，思思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听见动静，朝门口看了一眼，就像一支白色的箭一样冲了过来，围着我转圈，朝我身上跳，和我家时一模一样。可老板说，它现在凶得很，见人就咬，谁都不让靠近。我要调回上海工作了。临走前，我又去了那家东北菜馆。

年，近千幅作品、四大专题尽显艺术造诣。韩伍先生的戏剧人物画独树一帜，这源于他对京剧的酷爱，他的京剧画是在揣摩人物内涵后的再创作，每一笔都凝聚着对角色的独特理解和感悟。先生自幼受父亲影响爱上京剧，少时便跟着留声机学唱，被戏称为“留声学生”，数十年票戏不辍，工老生，宗麒派、杨派，嗓音醇厚、韵味纯正，身段功底扎实。2008年，先生古稀之年出场天蟾逸夫舞台，出演《投军别窑》《斩经堂》，赢得满堂喝彩；八十大寿时，再度登台献演《洪羊洞》《乌盆记》《坐宫》，童强老师颂及他年事已高，建议省略高难度毯子功，先生却坚持从桌面翻滚而下，稳稳立定，惊拖四座。因为登台要穿重靴，靴底厚重，脚蹠受挫，他强忍不适日练习。

此刻，我们不仅怀念一位出色的画家，更铭记一份不褪色的文化遗产，愿韩伍先生在艺术的天堂中继续挥笔墨。

打开爱的教科书

周黎明

如果人与人之间只能通过画画来交流，通常只有两种情况：语言障碍或文字障碍。赵丽宏的母亲是职业医生，生前耳聪目明，两个知识分子的交流是顺畅的，但在百岁生日以后，母亲不再说话，母子开始用画画的方式来交流，这是他们对养育之恩和舐犊情深的完美诠释。作者赵丽宏满怀深情地写道：为母亲画画，是和母亲谈心，也是对往事的回忆。

一块最普通的白板，画好后擦掉，擦掉后再画，本是件平淡无奇的事，但这打开了母子之间最舒服、顺畅、温情的通道，也承载起了人世间最伟大的爱。作者在画作被擦掉前，用手机把画面拍了下来，留下了母子情感交流的瞬间。这是爱的瞬间，也变成了永恒。母亲去世后，作者又把手机里留存的照片重新绘制出来，写下了十三幕动人的章节，编著成图文并茂的《为母亲作画》，既是对母亲深切的怀念，也是一个家庭满满的回忆。

“百善孝为先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古人云：孝子之养也，乐其心，不违其志。很多人认为每月贴补父母多少钱，或给老人买营养品是衡量子女孝顺的标准，却常常忽略了子女与父母间情感交流的重要性，也忽视了父母真正缺什么。尽管每个人尽孝的方式各不相同，但关键是找到让父母愉悦的方式，而不仅仅是自己感到不亏欠的满足！正如作者在《为母亲作画》所言：我在写字板上画过西瓜、画过苹果、画过蔬菜、画过寿桃，比起那些她无法下咽的食物，母亲更喜欢我画的食物！

《为母亲作画》不仅是本书，更是一本爱的教科书。我相信我们都会从中找到打开爱的正确方式。

2026年3月9日，海派书画名家韩伍先生溘然长逝，享年90岁。廿载随侍恩师侧，亲睹先生以笔墨点染海派风华，连环画里藏童趣，国画卷中蕴古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韩伍与兄弟韩敏、韩硕在上海办“韩氏三兄弟”画展，他的主要著作有《诗经》《小巷童年》《韩伍新绘西游记》《韩

小时候，外公常执一把雕工精美的檀香古扇，天热时为我轻摇微风，天凉时则展开来静静端详。我每每总会凑近扇面，闻了又闻，然后奶声奶气地感叹：“这个木头真好闻！”外公也总会点点头，一遍又一遍慈爱地应道：“是啊，清清凉凉，幽幽静静，好闻得很，我最喜欢这味道。”

我又问：“这么好闻的味道，为什么木头有人没有呢？”外公微微一笑，轻捻胡须说：“大千世界、万事万物，各有各的好，人哪能样样全占呢？”我不甘心，追着问：“那有没有办法，让人身上也长出这样的香味？”外公说：“古代人佩香囊、熏衣裳，现代人喷香水，但都不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香。要想自己‘长’出香来，也许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像沉香树一样，勇敢地去面对磨难和伤痛，然后在心上结出香来。这样的人，举手投足都会带着一股清气，比檀香还要动人。”

那时的我，似乎什么都没听懂，却又什么都懂了一般，扑进外公怀里心疼地说：“我觉得您就是这样的人。您哪里受伤了吗？我讨厌那些伤害您的人！”

外公轻拍我的背，笑着用温软的四川方言说：“乖娃娃，外公离沉香还远得很哦！那些伤老早就好了，没必要讨厌哪个，做好自己就行。你以后呢，能不受伤最好，但如果受了伤，外公希望你能做一个沉香一样的女子，不但自己结香，还能‘入药’安神，帮助别人。”

我将脸贴在外公胸前，眼泪无端落下，打湿了外公的蓝布衣衫。那些泪水，似乎比我的心更早懂得了外公这番话的深意——有祝福，有期许，更有沉香一般直抵心灵的恒久托举之力。

长大后的我，带着外公赋予的心灵底气，坦然直面生命中的各项挑战。不伤最好，受伤也不惧，因为我知道：伤处正可结出智慧的沉香，然后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后来，我遇见了伽罗——沉香中之至珍。初闻时不知其名，只一息入鼻，便终生难忘：如此清寂优雅，瞬间直达灵魂至高处，不言不语却仿佛道尽千言万语，如茫茫人世间终于得觅知己一般，令人生出无上感动与幸福。

为着这份知己之遇，我寻访匠人数年，终于定制了一款淡紫色香炉。正面镌刻小篆“林紫心道稽古®”，背面则是外公手迹：内含光、自芬芳。

每一次捧起这尊香炉，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些深藏于记忆，如伽罗一般美好的女子：

医院病房中，身患绝症却仍像对待小朋友一样鼓励和安慰病友的幼儿园老园长，即使面部的白癜风也未曾夺去她的慈悲之美；咨询室里，带着原生家庭重创却仍勇敢前行，只愿孩子不再重蹈覆辙的母亲们，即使童年缺憾也未曾阻挡她们的成长之美；生活里，曾被身边人欺骗、背叛、毁谤，却仍坚定保有善意与纯真的女性们，即使九九八十一难，也未曾熄灭她们的至诚之美……

她们每一位，历经世事打磨，皆如伽罗沉香，在受伤之处结出了香，温柔而坚韧地活着，用美善待自己、也滋养他人。

而我，愿捧着这尊心道香炉，继续遇见和陪伴一位又一位像伽罗一样，想要结出生命之香的女子，一起“内含光、自芬芳”地，活在这“甘、辛、苦、酸、咸”的五味人间。

伽罗一样的女子

林紫



心灵港湾

似乎比我的心更早懂得了外公这番话的深意——有祝福，有期许，更有沉香一般直抵心灵的恒久托举之力。

长大后的我，带着外公赋予的心灵底气，坦然直面生命中的各项挑战。不伤最好，受伤也不惧，因为我知道：伤处正可结出智慧的沉香，然后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。

后来，我遇见了伽罗——沉香中之至珍。初闻时不知其名，只一息入鼻，便终生难忘：如此清寂优雅，瞬间直达灵魂至高处，不言不语却仿佛道尽千言万语，如茫茫人世间终于得觅知己一般，令人生出无上感动与幸福。

为着这份知己之遇，我寻访匠人数年，终于定制了一款淡紫色香炉。正面镌刻小篆“林紫心道稽古®”，背面则是外公手迹：内含光、自芬芳。

每一次捧起这尊香炉，眼前都会浮现出那些深藏于记忆，如伽罗一般美好的女子：

医院病房中，身患绝症却仍像对待小朋友一样鼓励和安慰病友的幼儿园老园长，即使面部的白癜风也未曾夺去她的慈悲之美；咨询室里，带着原生家庭重创却仍勇敢前行，只愿孩子不再重蹈覆辙的母亲们，即使童年缺憾也未曾阻挡她们的成长之美；生活里，曾被身边人欺骗、背叛、毁谤，却仍坚定保有善意与纯真的女性们，即使九九八十一难，也未曾熄灭她们的至诚之美……

她们每一位，历经世事打磨，皆如伽罗沉香，在受伤之处结出了香，温柔而坚韧地活着，用美善待自己、也滋养他人。

而我，愿捧着这尊心道香炉，继续遇见和陪伴一位又一位像伽罗一样，想要结出生命之香的女子，一起“内含光、自芬芳”地，活在这“甘、辛、苦、酸、咸”的五味人间。



忆韩伍先生的戏趣和墨韵

牛建平

伍京剧作品集》《宋庆龄童年故事》《水浒108将人物谱》及百余本连环画等。

韩伍以画为骨、以文为魂，以“不教一日闲过”为座右铭，在方寸间铺展生活。他在“夜光杯·市井故事”栏目自编自绘连载十

年，近千幅作品、四大专题尽显艺术造诣。韩伍先生的戏剧人物画独树一帜，这源于他对京剧的酷爱，他的京剧画是在揣摩人物内涵后的再创作，每一笔都凝聚着对角色的独特理解和感悟。先生自幼受父亲影响爱上京剧，少时便跟着留声机学唱，被戏称为“留声学生”，数十年票戏不辍，工老生，宗麒派、杨派，嗓音醇厚、韵味纯正，身段功底扎实。2008年，先生古稀之年出场天蟾逸夫舞台，出演《投军别窑》《斩经堂》，赢得满堂喝彩；八十大寿时，再度登台献演《洪羊洞》《乌盆记》《坐宫》，童强老师颂及他年事已高，建议省略高难度毯子功，先生却坚持从桌面翻滚而下，稳稳立定，惊拖四座。因为登台要穿重靴，靴底厚重，脚蹠受挫，他强忍不适日练习。

此刻，我们不仅怀念一位出色的画家，更铭记一份不褪色的文化遗产，愿韩伍先生在艺术的天堂中继续挥笔墨。

雅玩

思思还是那样冲过来，围着我转。我蹲下来，抱着它，抱了很久。它轻轻地低哼着，像是知道什么，又像是什么都不知。

回上海后，和朋友聊天，不知怎的，就说了思思。朋友听了都说：“这狗真通人性。”我想这就是一种缘。如今，有时散步，看见有人牵着狗走过，还是会多看几眼。有些狗像思思。可我知道，它们都不是。有时候想，如果它还活着，也该是只老狗了，跑不动了，跳不起来了，只能眯着眼睛打盹了。可在我心里，它永远是那只雪白的、眼睛亮亮的、见我就摇尾巴的小狗。

不管什么缘，总有些能让人惦念一辈子。